

寂寥的海水 膨胀的虚火



2010, 褒贬不一的文学奖

本报记者 葛亮

“羊羔体”获奖
成为一时舆论焦点

要不是获得鲁迅文学奖,有多少人能知道车延高?这位诗人兼武汉市纪委书记的官员作家在获奖后,因“羊羔体”而迅速在网络上走红。一时间,有褒有贬,官员作家和文学奖都成了公共话题。

车延高曾做过回应。他说:“‘羊羔体’是网民对我名字的一种谐音,叫起来比较顺口,也没有恶意。如果因此而使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诗歌,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,我觉得挺正常,也是挺有趣的事儿。但‘羊羔体’这三个字无法概括我诗歌的全部风格。”

即使这样,仍旧褒贬不一。贬者认为这是文学的堕落,这是权力的泛滥。即便是不愿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车延高是如何获奖的论者也指出,对于官员获文学奖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。为数不多的褒者则认为,官员也有权利写诗,也有权利“探寻神秘的领域”。

而网络口水的威力在于,将焦点迅速引入一个狭窄的领域,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。因为车延高的官员身份,网友将火力集中于对车延高获奖是否有权力因素的联想和质疑。

这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。有论者指出,“民众非议获奖官员,既有对权力在各领域日益张扬的反感惯性,也有对文化在权力面前日益沦陷的痛心,更多的是希望文化领地可以力葆其纯粹性,为真正的专业人才留足机会与空间,不致使原本属于他们的领地日益逼仄,进而完全被吞噬”。

如果说,这种质疑能建立在更专业、更负责的立场上,未必不是一个引导人们思考文学、思考

国人文化素质等问题的好契机。可是,虽然论者义愤填膺,貌似公正而有理,可是有几个人真正去阅读了车延高的作品?

《南方周末》曾刊登过车延高一首不错的诗:“……灵心妙语,静影沉璧/照见骨头的溪水把日月洗了又洗/清辉渐白,苦过的日子去了/冤魂不会走错,时间是说话的青天。”(选自车延高《时间是说话的青天》)

阅读过这首诗后,或许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的说法就是中肯之论了。他说,“文学是一种真正自由的充满可能性的创造活动,各种类型的文学都有其存在的理由。而且,文学评奖也是一个无法如科学一样进行量化的,与真理无关的主观性评判,因此,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。”“在车延高这个问题上,我只能说车延高获奖是正常的,他的获奖引起广泛的争议也是正常的。”

文坛还有哪些

文学奖被人关注

文学有没有高下之分?如果从评奖的角度来说,文学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。根据评奖者身份的不同,文学奖也有了官方与民间之分。

官方层面,在中国作协的网站上列有四个奖项,分别是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、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四个奖项中的前两项因其权威性,曾一度引领国人的阅读习惯。

不过,网络兴起后,传统的文学奖项陆续受到冲击。2010年,中国作协发布新修订的《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》,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。这当属一个标志性的事件,网络文学的发展已到了传统文学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阶段。部

2010年文坛一个比较热闹的话题,是由鲁迅文学奖评选引起的。身为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诗人车延高所著诗集《向往温暖》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类奖,因为其名字的谐音,也因为其诗作的特殊叙事方式,媒体称其诗作为“羊羔体”或“口水诗”。由此引发的热议是,有的人认为“羊羔体”的获奖意味着鲁迅文学奖的死亡,有的人认为文学已经多元,文学奖项也应有多元化体现。

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着文优则仕的传统,但如果一个官员作家获了大奖,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作家的官员身份,而不是他的作品。与之相随的一个话题是:将文学奖授予官员,是不是代表着文学奖的堕落?

分文艺界人士认为,这是中国作协的一次破冰之旅。

在传统文学奖认真对待网络文学的同时,一些民间的文学奖也风起云涌。媒体报道,在鲁迅文学奖公布之前,首届“郁达夫小说奖”由《江南》杂志社主办、公布。而南方都市报主办的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经过几年的评选已颇具权威性。此外,10月28日,“在场主义散文奖”经过5个多月的运作,终于评选完毕。

这些民间文学奖都曾引起一阵关注,鲁迅文学奖等传统文学奖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也受到了民间奖项的挑战。

除了民间文学奖的纷纷出炉,一些民间的排行榜也纷纷占据新闻版面。被广泛关注的“作家富豪榜”就曾引起热烈的讨论。如果再算上网络奖项(如“新浪原创文学大赛”),其实文学奖已蔚为大观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传统文学奖、民间文学奖和网络文学奖是否会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?

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,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评论家陈思和就曾说过,奖项越多意味着越多的人可以表达不同的看法,这也是多元化的一种表现。

文学奖越来越式微

还是越来越繁荣

虽然文学奖越来越多,可是给人的感觉是,文学奖越来越成为圈内人的事情。早前的那种引导阅读习惯的功用早已不存在。像茅盾文学奖,获奖作品绝大多数成了当代文学的经典,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白鹿原》、《尘埃落定》和至今已经出版十多年的《平凡的世界》等。

可是,现在这种情形越来越少了。这必然要引起一个问题:文

学奖是否式微?文学奖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?

知名文学批评家朱大可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一方面中国文学奖日益过剩,另一方面文学的品质越来越低。“这种高奖数和低文品的反比例效应,是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绝妙讽刺。大量的文学奖非但不能提升文学的品质和尊严,反而进一步贬低文学的公共认知价值,把文学评奖活动变成文化体彩和街头娱乐。”

一家之言不足以概括全部。吴义勤就说,至于文学奖,不觉得它式微了,反而感觉越来越多,越来越繁荣了,从官方到民间,一个接一个。当然,文学奖从来只是文学的一种激励机制而已,任何一种奖项都有它的局限性,都不可能引领思潮或成为标杆,即使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如此。

其实,文学奖再热闹,也只能附属于文学。文学的真正繁荣还得依靠作家静下心来坚守,体验生活,回归现实,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。当然,社会也要形成有利于作家写作的氛围。

有人曾以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文学:“文学是人类的精神篝火。我们孤独,我们寒冷,我们要去找个人聊聊,烤个火,让心里暖和一下。我相信,只要有人类,文学的火焰就永远不会熄灭。”

众人拾柴火焰高。永不熄灭的文学篝火需要坚守。文学报有一篇报道叫《不得不说的文学奖》,文章中有一段或许可以作为总结。这段话是这样写的:今天中国文学与舆论,或许更需要沉潜与努力。相比于参与游戏规则或者自绝于游戏规则更重要的,或许还是坚守理想,传达本土深邃的文学经验与世界性的关怀,避免在身体写作、犬儒写作、市场化写作盛行的大氛围中,暗自纠结,丧失理想,走向迷失。

●链接

第五届鲁迅文学奖

(2007—2009)

获奖作品名单

(按得票多少排序,得票相同者按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排序)

·中篇小说·

《最慢的是活着》
作者:乔叶
发表于《收获》

《国家订单》
作者:王十月
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

《手铐上的蓝花花》
作者:吴克敬
发表于《延安文学》

《前面就是麦季》
作者:李骏虎
发表于《芳草》

《琴断口》
作者:方方
发表于《十月》

·短篇小说·

《伴宴》
作者:鲁敏
发表于《中国作家·文学》

《老弟的盛宴》
作者:盛琼
发表于《十月》

《放生羊》
作者:次仁罗布
发表于《芳草》

《茨菰》
作者:苏童
发表于《钟山》

《海军往事》
作者:陆颖墨
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

·诗歌·

《烤蓝》
作者:刘立云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向往温暖》
作者:车延高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《李琦近作选》
作者:李琦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柠檬叶子》
作者:傅天琳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云南记》
作者:雷平阳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报告文学、散文杂文、文学理论评论等奖项从略)